东海

遥远的黄龙岛

陈汉忠 南通海门人,曾任南空政治部宣传处长,空军大校军衔。著有散文集《遥远的思念》《乡愁何处》等十余部著作,现为江苏作协会员。



在为东部战区空军筹建军史馆时,一张无意间翻阅到的老照片令我久久无法平静。

这是一张60多年前的老照片,照片已经微微发黄,画面正中,矗立着一座烈士墓碑,碑顶端红星闪耀,碑身上密密麻麻镌刻着19位烈士的名字。落款时间为1957年1月30日。

我知道,在这沉重的墓碑下,19位年轻的灵魂在静静地安息,陪同着他们沉睡的一定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黄龙岛位于东海深处,与泗礁山隔海相望,岛上山岗绵延,远望似黄龙蟠海而得名。建军节前夕,我踏上了魂牵梦绕的黄龙岛。当年的雷达阵地早已荡然无存,只有曾经架设过天线的那块高矗的岩石依然挺立,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60多年前那段感天动地的往事……



当年架设雷达的岩礁

1956年八一建军节,雷达连官兵格外高兴,连队上午组织文艺演出,中午又要改善伙食。一大早,连长林财发就派操纵排长应少华带几名战士在5号雷达阵地值班。

谁也没有想到,就在这天上午,一场超过12级的特大台风袭击了黄龙岛,从悬崖下卷起的巨大海浪把工作室窗户冲开,无情的海水灌进了机房。

值班的应排长当即鸣枪告警。枪声惊动了山崖背后的连队官兵。林连长一马当先,官兵们紧紧跟随。连队驻地到5号阵地有一道岩沟,挡住去路。林连长急中生智把长绳子拴在一根石柱上,两手抓住绳子越过深涧,跌跌撞撞地爬进了风雨飘摇的雷达机房。

很快,后续的官兵们在深涧上架起了木桥。从5号阵地通过木桥到连部,排满了传递雷达部件的官兵。风浪一次次把传递部件的队伍打乱,可官兵们又一次次在风浪中站起。

惊涛骇浪中,重要机件一个个被传递出工作室。突然一个遮天盖地的巨浪压过来,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林连长和在工作室的战士们连同塌下来的石块,一起被卷进了大海……

林连长被海浪卷走了,应排长也被海浪推进深涧,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腿上。腿断了,可他手里还紧紧抱着雷达接收机。操纵班长董玉功用力支撑着爬到应排长身边,想扶排长一起逃生。可应排长只把手里的雷达接收机交给了董玉功,急促地喘息着说:“快把它送上去。这里危险!”

董玉功哭着艰难地攀上石崖。又是几个大浪,回头一看,山涧下的应排长和那块大石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台风仍在呼啸,海浪还在咆哮,19位青春勃发的身躯永远融进了大海的怀抱。数天后,在驻地政府和渔民的大力协助下,只打捞回来3具烈士遗体。战友们在小岛上最醒目的地方,为19位英烈修建了一座坟墓。

为我们做向导的村支书袁松跃指着几个打入岩石的钢筋桩说,这是当年19位英烈架桥抢险的地方。前几年,几位当年参与抗击强台风的老兵回来,就在这,他们面对大海,号啕大哭。

我们的心再次被震颤了。

今日黄龙岛,早已旧貌换新颜,海风掠过层层叠叠的石屋,临海精品民宿错落有致,滨海步道沿着崖岸蜿蜒伸展,可观东海日出,可听万顷涛声。我在雷达阵地上捡拾了19块神态各异的礁石,我要把对黄龙岛19位烈士深深的思念带回南京,摆放到正在建设中的东部战区空军军史馆。

威尼斯

此刻我为剧中人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

“忘不了威尼斯曾有的风采:欢愉最盛的乐土,人们最畅的酣饮,意大利至尊的化装舞会。”诗人拜伦这句赞美诗般的描绘,点出的,正是起源于1162年威尼斯狂欢节的盛况。

我和朋友一同前往意大利旅行之时,正好赶上威尼斯狂欢节。虽然融合了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灯光等多种元素的开幕式已经结束,但从每天中午12点开始的贡多拉巡游,依旧令整座水城好像一个漂浮在沉厚碧波上的梦。



贡多拉上的表演者身着巴洛克、洛可可风格的复古服装,戴着五彩斑斓的面具,向两岸和小桥上的游人展示各种戏剧化十足的动作,并挥手致意,连船夫也佩戴着京剧武生一般威武的面具,将手上那根长长的单桨打出花来。你甚至可以料想,船夫炫技式的笑意,这会儿正隐藏在面具之后。是的,精致华美的面具和色彩斑斓的服饰。是威尼斯狂欢节标志性的符号,也是这场盛会的灵魂。这一传统可追溯到1296年,彼时,生活在威尼斯的贵族与平民,是从无交集的,但人们很快发现,在狂欢节上,面具不仅遮盖了巡游者与观赏者的喜怒哀乐,也削减了各阶层之间的隔阂。不管是贵族还是清洁工,都在面具的加持下彬彬有礼地向对方致意。夏洛蒂·勃朗特在数百年后描绘的理想场景——“我与你的心和灵魂是平等的”——很早在威尼斯狂欢节上得到了印证。

看完吊着威亚表演的“天使飞翔”节目后,我和朋友也决定加入狂欢节上的“变妆畅游”。古城中随处可见出租蓬蓬裙、斗篷、礼帽和面具的商店,而且,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是狂欢节的资深考古人士,在我们试戴面具的过程中,老板还向我们展示,如何用纸浆、黏土、石膏和胶水,现场制作一款惟妙惟肖的面具。

原来,不管面具如何花样百出,纯黑或纯白的传统面具依旧受人追捧。戴白面具的人通常需要搭配黑斗篷,穿白色长裙的人需要搭配黑面具,这两种方案,都会令人瞬间拥有戏剧人物的性格张力。传统面具包括两大类,一类名叫Bauta,是方形面具,戴上后立刻像不怒自威的武士一样。另一类名叫The Doctor Schnabel,是简单的白面具上伸出一个巨大的白色鸟喙,翻译成中文就是“鸟嘴医生”。这种面具是从17世纪流传下来的,据说,当时治疗黑死病(即鼠疫)的医生,就是戴着这样的面具出诊的,面具里通常填充醋浸海绵、樟脑、薄荷等,用来过滤导致疾病的“瘴气”。当时,人们并不知道鼠疫是由老鼠身上跳蚤传播的,但巧合的是,巨嘴鸟确实是老鼠的天敌之一。

我和朋友最后都挑选了状如蝴蝶的半脸面具,加上华丽的蓬蓬裙。选择半脸面具的理由是:在整个狂欢节期间,圣马可广场以及周围的街巷,都成为小贩们的天下,如果你是甜品控,这里的美食绝对不容错过。头上插着羽毛,打扮得好似诙谐武士的小贩,当着你的面将黑巧克力与可可粉,一同放在加有热水的小锅中融化,再加入玉米淀粉增稠,这种热巧克力用小杯盛装,慢慢啜饮,口感顺滑浓稠,甜度很低。一面喝着这种“液态巧克力”,一面欣赏现场音乐、歌舞和戏剧表演,并与演出者愉快互动,让我们既像是观众,又像剧中人。

千百年来,威尼斯狂欢节的推动者们,就这样将游人从现实世界中剥离,引领他们进入文学、戏剧与歌舞艺术塑造的梦境,并令他们痴迷而忘返。

长沙

寻访梅公馆

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,宜兴人,出版《爱的春季》《绿叶的光芒》《太阳神》《红茶馆》及长篇小说《砂魂》等。



长沙文庙坪的巷弄深处,有幢二层楼的中西式建筑,人称“梅公馆”。找到它有点难度,沿着逼仄的深巷走去,两边的商户摆满了摊,蔬果禽鱼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早晨,正赶上附近居民买菜,人头攒动,走路都难。



梅公馆的主人叫梅景福,江西南昌人,出身寻常人家。年少时家境清寒,跟着父辈走南闯北,挑担贩货,辗转赣、湘、粤三地谋生。后来定居长沙,这里离湘江不过数百米,他选此作为经商谋生的据点。俗话说,水路乃财路,他选对了。

1904年长沙开埠,西洋货由湘江航道涌入长沙,新式颜料的出现,打破了湖湘印染行业千年依靠土靛的旧格局。梅景福创办了安福洋广货号,专营进口颜料贸易。真正让他名震长沙的是1915年那场一战的爆发,在华德商仓促撤离,大批优质颜料低价出手,梅景福抓住了这个机遇,倾尽家财,囤下这批货物。这次孤注一掷,后来让他成为了“颜料大王”。

让人们记住梅景福的是他做了许多善事,接济逃难百姓,帮扶落难同乡。店里伙计、学徒待遇在当时算是难得,每年固定加薪,年底还有一笔按营业额计提的分红。他与伙计同桌吃饭,不摆架子。夏天暑热,他把解暑药送给街坊邻里,还捐钱给孤儿院、岳阳中学、衡阳大刚中学,资助办学,体恤寒门学子。在乡邑染坊匠人对西洋颜料抵触之时,他奔走城乡各处染坊,现场试染比对色泽耐久,讲解新工艺的优势,言传身教打消传统匠人的顾虑,全面推动了湖南印染手艺的革新迭代。

功成名就之后的梅景福在文庙坪这片文脉之地修建了私宅,便是如今的梅公馆。整栋建筑不张扬,不奢靡,以湖湘民居为基底,青砖砌墙,青瓦覆顶,自带老城的温润气韵。室内融入西式匠心,盘旋木梯、镂空露台、雅致长窗,中西韵味温柔相融。

抗战烽火起来,一把文夕大火烧掉了长沙大半个城,梅公馆也损失严重,产业受到严重冲击。梅景福没有丢下跟着自己多年的伙计和他们的家眷,带着几百号人一同迁往贵州避难。谁知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来,1945年,七十一岁的梅景福在贵阳离世。

如今,小巷的道路在全面开工铺设下水道,施工防护板将梅公馆正门拦得严严实实,当地政府正在全面修复这座有历史意义的民国老宅。其意义不仅仅是一座建筑,而是彰显一代人的精神,传扬商贾敬业爱国的风范。

多年前,我曾专程去过南昌霞山梅村,这是梅景福老人的出生地。民国二十年,他回霞山老家,出资修建了梅寿祺公祠,供奉其父。至今,仍是霞山梅家重要的祠堂建筑。村里的梅氏后人一直记得这位走出霞山在长沙创业的前辈,虽然在史料中很少有他的传奇记载。

但,有一座梅公馆就够了。